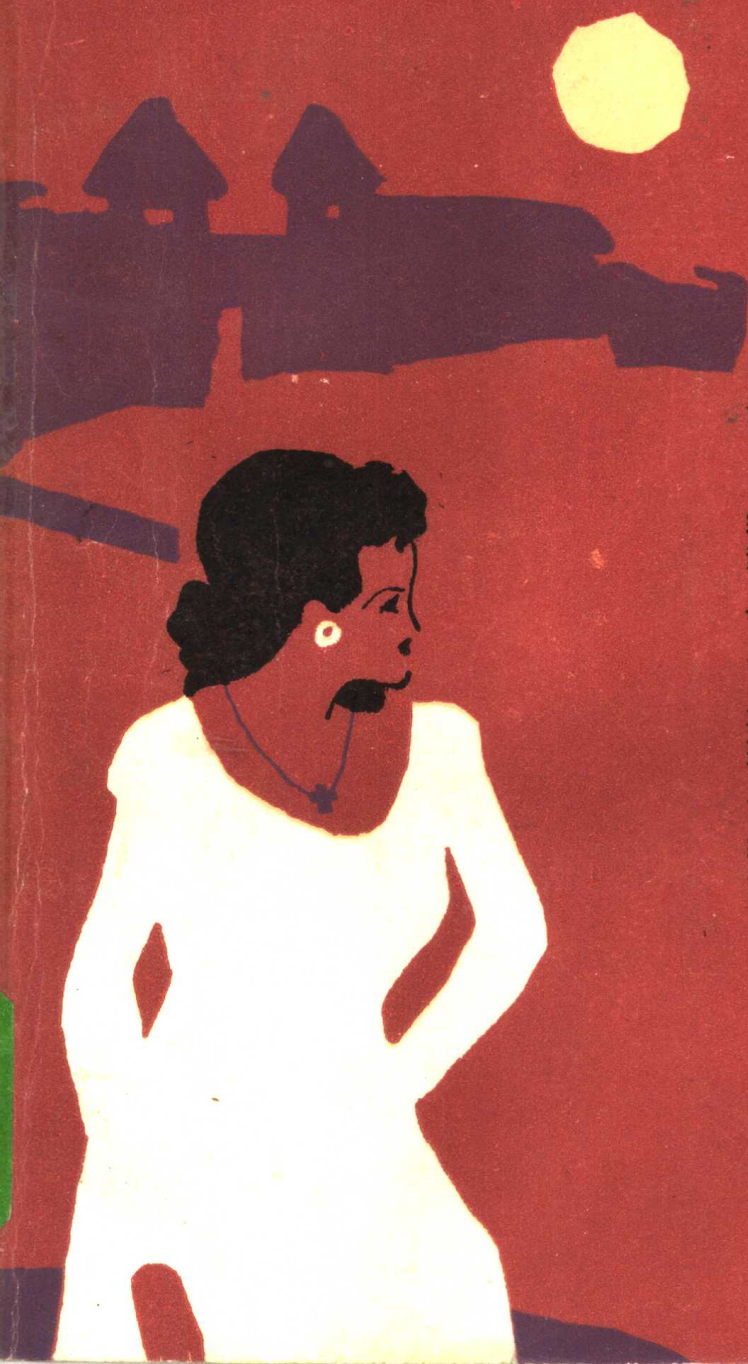


女奴伊佐拉

〔巴西〕 贝纳多·吉马良斯著 范维信译



〔巴西〕贝纳多·吉马良斯著

女奴伊佐拉

范维信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女奴伊佐拉

〔巴西〕贝纳多·吉马良斯著
范 维 信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22,000 印数000,001—122,6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93 定 价： 0.7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巴西著名小说家、诗人贝纳多·吉马良斯的代表作。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释奴运动开展前夕的巴西。美丽聪颖的主人公伊佐拉的母亲不幸被庄园主迫害致死，生父也被赶出庄园。在女主人庇护下，伊佐拉幸得生存。庄园主之子莱昂西奥阴险、狠毒，要尽花招企图玩弄伊佐拉。伊佐拉不堪虐待，只得出逃。流亡中伊佐拉结识青年阿尔瓦洛，两人一见钟情。但经坏人告密，伊佐拉又被抓回庄园，打入苦牢。慷慨正直的阿尔瓦洛买下莱昂西奥的全部债券，宣布后者已彻底破产。莱昂西奥自杀身死，伊佐拉和阿尔瓦洛终成眷属。

这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拍成电视系列片后深受观众欢迎。这是一份揭露奴隶主暴行的罪行录，也是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颂歌。

第一章

事情发生在彼得罗二世初年。

坎波斯·德·果依达卡斯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足。离坎波斯镇不远，帕拉依巴河畔，有座雄伟、漂亮的庄园。覆盖山丘的树林，间或有农夫用斧头砍伐过的痕迹。山丘脚下，水泽旁边，那座宏大、华丽、结构匀称的建筑，便是庄园主人的住宅了。朝远处望去，大自然依旧在炫耀原有的苍莽；近处，奇思巧构的住宅四周，人们的双手已经把往日茂密的森林开辟成赏心悦目的花园、草坪、果园或者肥美的牧场。若不是牧场上间或有几棵无花果树、贝罗巴树、苦配巴树和雪松亭亭玉立，人们难于想象出当年原始森林的丰姿。这里，几乎看不到围墙和栅栏，只有一行行翠绿的竹子、龙舌兰、黑莓和凤梨树把花园、菜地、果园及牧场隔开，使这里的田园风光情趣横生，令人心旷神怡。

走上六七级方石台阶，就到了葛藤缠绕、缀满鲜花的廊檐。再往里走，便是正面对着山丘的主人住宅了。宅院深处，有几幢附属房间，接着是奴隶们的房舍、牛栏和粮仓。最后则是花园、菜地和一直延伸到大河陡峭的岸边的果

园。

这是十月的一个静谧迷人的下午。行将落山的太阳飘浮在金线镶边、色彩变幻无定的团团雾霭之上。微风夹带着花卉的香气懒洋洋地沿着河岸吹来，矮小的树丛在喁喁低语，而高大的椰子树则轻声夸耀自己的挺拔，在粼粼的河水里欣赏自己顾秀的身影。

正是宜人的季节。几场不紧不慢的雨下过以后，一切植物都抖起精神，显得生机勃勃，青翠欲滴。汛期还没有到来，河水缓缓流动，清晰地映照出地平线上纷呈的色彩和岸边树林的葱绿。在果园、草地和树丛飞翔了整整一天的鸟儿也累了，不再穿林绕枝，开始停歇下来，演唱着音乐晚会的序曲。

落日照得玻璃窗通红通红的，仿佛里边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之间就要把整座建筑烧成灰烬。然而，屋内屋外，到处笼罩着深邃宁静的气氛。几头公牛失去了往日的凶猛之态，和几只油光锃亮的牛犊一起躲进大树的阴影，在草地上悠闲地反刍、咀嚼；住宅四周，母鸡在咯咯地叫着觅食；时而传来几声羊咩。奶牛不慌不忙、自作主张地朝牛栏踱去。听不到一点人声，看不见一个人影，似乎这是个无人居住的场所。然而大门敞开，住宅里面一间大厅的窗帘高高卷起，看起来这个华丽的庄园里，并非所有的居民全都远走高飞了。

这时清晰地传来钢琴伴着女人的歌声，与大自然和谐地宁静相映成趣。这歌声悠扬悦耳，充满激情，那音质的纯净与清新超乎人们的想象。

虽说歌曲稍稍失之于压抑，然而歌喉响亮，音域宽广，足以表明女歌唱家的声学造诣出类拔萃。那曲调忧伤、细腻，象是一个孤独寂寞、饱经磨难的生灵在呻吟。

在这广阔的、无声无息的庄园里，只有这歌声打破了沉寂。外边，万物闭口凝神，侧耳细听。

从摇篮里，
就呼吸着奴隶的空气。
我象一粒种子，
撒在万恶的土地。
日复一日，
为悲惨的遭遇哭泣。

我的双臂被紧紧捆绑，
不能拥抱着心上的人；
我的双唇、两眼，
无法表达一往情深。
上帝赐我一颗心，
只为让它把痛苦强忍。

旷野上，
花儿散发清香；
彩霞，
自由歌唱；
丛林里，

鸟儿啾啾啼啭，
互诉衷肠。
唯有可怜的女奴，
既无歌，又无爱，
只身伴着凄凉。

缄默吧，可怜的女奴，
你的怨诉是罪恶，
你苦恼的歌是僭妄。
生命不属于你自己，
你的心啊，
也不归你所有，
虽然它跳动在你的胸膛。

柔美、深情的旋律溢出敞开的窗户，飘向远方。不论谁听到这歌声都会急切地想看一眼这个美人鱼^①——除了美人鱼，只有天使才能唱得这般出神入化。

现在，我们拾级而上，来到爬满葛藤、郁郁葱葱、繁花似锦的廊檐，这里就算是主人住宅的前厅了。好，让我们不拘礼节，径直进去看看。一进入走廊，右边有一扇宽阔的大门敞开着，里边是个陈设豪华的大客厅。客厅里，一位美丽、高贵的少女独自一人坐在钢琴前面。在乌木箱和比琴箱更黑的秀发的烘托下，姑娘的情影显得线条分明。这线条洁净、

①据欧洲神话传说，上身为美女，下身为鱼的精怪，歌声动人。

柔和得令人头晕目眩，甚至会使人的一切分析判断能力都会陡然丧失殆尽。她的皮肤酷似象牙琴键，有一种微妙的色调，洁白而不刺眼，你难以说清到底是轻度的苍白，还是褪了色的玫瑰红。这是匠心独具的雕刻家着意创作的一座温情脉脉、妙不可言的少女胸像。乌黑闪亮的卷发自然地垂下来，成绺地落到肩头，几乎把椅背都遮得严严实实。夕阳的余辉照着她大理石般平滑、安详的前额，形成明暗相宜的影像。看到她，你准会以为是一盏雪花石琢成的神奇的灯架，玲珑剔透的胸中蕴藏着天国的灵感之火。现在，她面对窗外，空漠的目光正凝视着天际。

朴素或者说近乎寒酸的穿着使文雅的女歌手显得更加迷人。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简练地勾勒出她苗条的腰肢。连衣裙的下摆曲线流溢，宛若一朵云彩，而女歌手则象大海的浪花中飘然而出的维纳斯，又象缭绕的云雾里缓缓出现的天使。脖颈上那条黑缎带上系着的小巧的黑玉石十字架就是姑娘身上仅有的装饰了。

唱完歌，姑娘的手指并没马上离开琴键，而是凝神思索了片刻，仿佛在聆听绕梁的余音。

正在这个时候，边门的门帘轻轻掀开了，一位我们尚未认识的人物进入客厅。她身材匀称，雍容华贵，是个正值韶秀年华的漂亮少妇。服饰的考究和珠光宝气，姿态的高雅和稍显造作的倦态，使她带有一切既富有又漂亮的年轻女性即使独自一人也不改常态的那种高傲神气。不过，在玉洁冰清、淡雅自然、举止朴实无华的歌手面前，这位高贵的女人也一时间黯然失色。平心而论，玛尔维娜确实美丽迷人。尽

管因美貌和尊贵而显得骄矜，但她那双温柔的蓝色大眼睛依然闪烁着天生的善良的光芒。

玛尔维娜蹑手蹑脚走近女歌手，站到她身后，竟然丝毫没有被察觉。

“伊佐拉！……”玛尔维娜等歌手唱完最后一段，才把纤细的小手轻轻放到她肩上。

“啊！是太太？！”伊佐拉惊愕地回过头，“我不知道您在听。”

“这有什么关系？……接着唱吧……你的嗓音真美！可是，我倒想听你唱支别的歌儿。你为什么偏偏喜爱这支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如此悲伤的曲调呢？……”

“我喜欢唱它，觉得它很美，还因为……啊，我不该说……”

“说吧，伊佐拉。我不是对你讲过吗？什么都不要瞒着我，不要担心我……”

“因为它能使我回忆起我没有见过面的死去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不过，要是太太不喜欢这支歌，那我就不再唱它了。”

“我不爱听你唱这支歌，伊佐拉。它会让人们误以为你是个不幸的女奴，遭受着野蛮、残忍的主人的虐待。实际上，你在这儿所过的生活连许多自由人都羡慕不已。主人对你十分尊重，让你受的教育是我所认识的不少名门贵妇也望尘莫及的。你长得漂亮，皮肤细嫩，谁也不会以为你的血管里流着哪怕是一滴非洲的血液。你清楚地知道，我那善良的婆母在去世之前对我和我的丈夫千叮万嘱咐，要我们对你

多多关照。我会永远遵从那位已故的圣洁女性的嘱托。你看得出，与其说我是你的主人，倒不如说更象你的女友。啊，这首悲伤的歌不应该，绝不应该出自你的口！我不愿意……”她以稍带责备的口气接着说，“我不愿意让你再唱它。听见了吗，伊佐拉？……否则，我要把钢琴关上了。”

“可是，太太，尽管如此，难道我不是个区区女奴吗？主人让我所受的教育，还有众人交口称赞的美貌，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倒象是豪华的陈设放到黑奴的房舍里——黑奴的房舍并不因此而不再是黑奴的房舍。”

“你在抱怨命运吗，伊佐拉？……”

“我没有抱怨，太太，没有理由抱怨……我只不过想说，虽然有这些条件和天赋，但我仍然了解自己的处境。”

“好啦，我已经明白你为什么烦恼了，歌儿也替你吐露了真情。象你这样的美人儿，不会没有恋人的。”

“太太，您在说什么呀？千万别这么想。”

“说的正是你呀。这有什么不好？到底有什么喜事？快说呀！一定是心里有了个中意的小伙子，因为你生来不是自由人、不能爱他而难过。是这么回事吧？”

“请原谅，玛尔维娜太太。”女奴天真地微微一笑，“您完全错了，我绝对没有想过这种事！”

“什么？绝没有想过！……别骗人，我的好姑娘……你肯定爱上了谁。不过象你这么漂亮，这么聪明，不该屈身去爱一个奴隶，除非他是象你一样的奴隶——我不相信世界上能有第二个。象你这样的姑娘，完全应该得到某个出身高贵、倜傥风流的美男子的爱情——这才是你爱唱那首悲切的歌曲

的真正原因。不要难过，我的伊佐拉。我可以告诉你，明天，等莱昂西奥回来，你就会得到自由。象你这样的少女，身份仍然是奴隶，简直是一种耻辱！”

“别这样，太太！我既没有想到爱情，更没有想到自由。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感到难过，不是因为什么……”

“没有关系，是我愿意让你自由。你一定能够得到自由的。”

这时候，一阵马蹄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骑手们在庄园门前下了马。

玛尔维娜和伊佐拉赶紧跑到窗前，看看来人是谁。

第二章

在门前翻身下马的两个青年相貌堂堂，衣冠楚楚。他们刚刚从坎波斯镇来到这里，下马之后就径自登堂入室。看样子不会是外人。

原来，其中一个是莱昂西奥，玛尔维娜的丈夫；另一个叫恩里克，她的弟弟。

在接着叙述我们的故事之前，应当对这两位年轻的骑手有个详细的了解。

莱昂西奥是这座豪华庄园的主人阿尔梅达骑士的独生子。殷富的骑士因为年事已高，百病缠身，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前一年儿子成婚后，他便把庄园交给儿子经营，自己躲到京城^①，求医治病，颐养天年。

父亲挥金如土，对儿子娇生惯养，腐蚀了莱昂西奥幼小的心灵，把他的聪明才智引入了歧途。莱昂西奥虽然说一贯吊儿浪当，桀骜不驯，学习成绩低劣，但倚仗着父母的荫护，他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又象炭火上的猫儿一样跳过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因为老师们慑于慷慨好施的老骑士

^①指巴西原来的首都里约热内卢。

的高贵地位，不敢让莱昂西奥留级。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年他便对这一学科感到厌倦。父母无法违拗，只得听任儿子转到欧林达学习法律。在欧林达，他恶习不改，放浪形骸，耗费了一笔不小的钱财之后对法学深恶痛绝，认为只有在欧洲——那里是各种知识最纯正、最丰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施展才华，满足求知的欲望。父亲相信了他的话，把他送到巴黎，一心指望儿子学成回国以后成为象洪堡^①一样的学者。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群魔殿堂里，莱昂西奥如鱼得水，只在兴致好的时候才偶尔去听听当代杰出的教授们口若悬河的讲话，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更是从来看不到他的踪影。与此相反，他是玛毕尔公园和最有名的咖啡馆和剧院的常客，成了各繁华街区引人注目的花花公子。几年之中，他或者在巴黎消遣，或者乘船观光，在欧洲各国首都游历，毫不吝惜地挥霍父亲的大量钱财。最后，连对掌上明珠似的独生子百依百顺的老骑士也不得不把他召回自己身边，以免彻底破产。尽管如此，为了不让儿子因突然中断狂放骄奢的生活而伤心，老人委婉地说是为了让他同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成婚，这桩婚事再合适不过了。

莱昂西奥果然上了钩，返回祖国。如果说他在知识和本领上两手空空，那么在刚愎自用、奢华无度方面却收获颇丰，把上流社会的穿戴修饰、行为举止学得炉火纯青，大可跟某位亲王见个上下。只带回一个一无所有的头脑倒也无妨，更糟糕的是，恣意放荡的恶习腐蚀了他的灵魂，吞噬了

^①洪堡（1769—1859），一译洪保德，德国自然科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心肝；大自然赋予他的仅有的一点儿善良、慷慨的天性，经过比他更为恶劣的楷模们的处世哲学的熏染，早已丧失殆尽了。

从欧洲归来的时候，莱昂西奥刚好二十五岁。父亲转弯抹角地劝告他，该到了干点什么、确定个职业的时候了。还说，他的学费没有白花，所受的教育已绰绰有余。现在的问题是要学会如何增加，至少是如何保持父亲原有的财产，因为这份财产迟早总要有他经管。几经犹豫之后，莱昂西奥选定了经商。在他看来，商业较之其他职业更为自由，更为保险。然而，他在商业上规模宏大的设想使老骑士一下子冷了心。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眼里，进出口贸易，即使是大宗进口贸易，比如说贩卖黑奴，也不过是一种投机活动而已，象他这样地位显赫、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能降格而趋。开零售商店，对这类柜台买卖他感到恶心、可怜。高级的汇兑交易，银行业务，可以投入巨额资本，这才适合他经营。只有这样，才能让父亲的财产成倍成倍地增长。以在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的证券交易所的所见所闻，他自认为有足够的领导最重要的银行的全部业务活动，或者管理巨大的工业系统。

由于莱昂西奥迄今为止仅仅在短时间内毫无收益地耗费大笔钱财方面表现得才华出众，父亲不肯把资产交由这位未来的金融学家掌管，于是决定暂且不再谈及此事，待年轻人稍有头脑之后再作商量。

莱昂西奥看到父亲把给他一笔本金的计划搁置起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婚事上。这是一条轻而易举并且顺理成章的

发财之路，是眼下唯一能够拿到钱以便任意挥霍的职业。

美丽的玛尔维娜是骑士的旧交、京城一位富商的女儿，经双方父母商定，早已同莱昂西奥订了婚。骑士带领全家前往京城，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不几天便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莱昂西奥的母亲不幸猝然去世。这位心地善良、受人尊敬的太太生前同丈夫的关系并不融洽。骑士冷酷无情，脾气暴躁，毫不理解妻子高尚、纯真的温情，而他荒淫放荡的恶习更日复一日地让妻子伤透了心。最为不幸的是除了莱昂西奥以外，她所生的几个儿子相继夭折，上天又没有恩赐哪怕是生一个女儿的福份来为她孤独的晚年消愁解闷。不过，命运对她的不幸遭遇也有所报偿，把一个纤弱的生灵送进她的家中，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颗温柔、善良的心所感到的寂寞，减轻了为熬过单调、烦闷的日子不得不忍受的悲凉。

原来，一个小女奴出生了。打从摇篮时候起，这个活泼、伶俐的小生命就引起了善良的老太太的爱怜和关心。

伊佐拉的母亲，一个漂亮的混血姑娘，一直是骑士妻子的贴身女奴和忠实佣人。骑士这个寡廉鲜耻的好色之徒把手下的女奴们看成是任他随意玩弄的妓女，自然要向标致的混血姑娘投去灼热、贪婪的目光。很长时间，她拒绝了主人的无理要求，可是最后不得不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暴力。骑士这种愚蠢野蛮的勾当无法长期瞒过贤慧的妻子。结果，妻子气得死去活来。

骑士遭到妻子的严词痛斥，不敢再向可怜的女奴施加淫威，也无法用其他办法消除女奴对他根深蒂固的恶感，于是

老羞成怒，炮制了一个最恶毒、最野蛮的复仇阴谋，把她从只干轻活、细活的客厅打发到黑奴房舍，同时叮嘱工头，一定要让她干最粗笨的农活，并且要毫不吝惜地惩罚她。偏偏工头是个善良的葡萄牙人，年纪正轻，而且没有主人的那种铁石心肠。他爱上了混血姑娘，不仅不用重活和皮鞭折磨她，反而对她百般照顾和体贴。后来，混血姑娘生下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漂亮的小女奴。骑士得知以后勃然大怒，对可怜的女奴更加恨之入骨。他把忠实的工头狠狠臭骂一顿赶出庄园，又对女奴肆意虐待，派她干最笨重的活计，致使她不久便离开人世，丢下了可爱的女儿嗷嗷待哺。

美丽而又不幸的伊佐拉就是在这样悲惨的背景下出生的。不过，仿佛为了补偿她的巨大灾难，一个圣洁的女人、善良的天使在摇篮前伏下身来，以她慈悲的翅膀保护着可怜的孩子。骑士的妻子把娇嫩、漂亮的婴儿看成上天赐予的礼品，以减轻因荒淫无度的丈夫胡作非为而不得不忍受的烦恼和痛苦。她满眼泪水，举目望天，向混血女奴的在天之灵发誓，一定要把伊佐拉哺养成人。

她以教徒最大的虔诚履行了誓言。女孩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骑士的妻子亲自教她读书、写字、祈祷、做针线，以后又请来家庭教师教她音乐、舞蹈、意大利文、法文和绘画，还购置了各种书籍供她阅读。总之，老太太象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给她以上层社会最高雅的教育。伊佐拉呢，不仅出落得俊美可爱，而且聪明颖慧，学业飞速进步，大大超过了善良的老人最美好的想象，这使她满心欢喜，越发乐于雕琢、打磨这块晶莹的宝石，把她看成自己苍苍白发上的